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

明·隆慶刻本
梨洲文獻館藏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

語錄

三

傳習錄下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卻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荅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山閒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未明己卯歸

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
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
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
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
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
知之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卻又多了格
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
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
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

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

三陽曰夕夕作習金 卷一 二

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

又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
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胸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
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
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
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
卻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
卽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
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

三陽曰先生存習金
卷一
三
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卽是
私念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
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
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
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
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

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
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卽如
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
時專敬卽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
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
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
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
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閒耳以質先生
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

三陽明先生傳習錄 卷下 四
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
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
只是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
鍼膏肓卻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
揣摩依倣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夫
當見之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
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卻去心上尋箇天理

此正所謂理障此閒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
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
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
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
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
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
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
細看無些小欠缺

在虔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胷中各有箇聖人只

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曾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況在于中卻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

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

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
易未有滋味只這箇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
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箇千古聖傳之祕
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處門人已說
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
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
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
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無實用功而

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方
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
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
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
處井井有味便繾綣難屏覺得早則易覺遲則難用

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旣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鑿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卻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

書上文義通卻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
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
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
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加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
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
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
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
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

三圖明先生存金
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
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
事物爲學卻是著空

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妙合當時
已種根好惡從之爲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曰
若未來講此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敷英在
座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
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